

距诞生地山东淄博940公里之遥

# 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缘何花落“奉天”

## 梦断科举，毕生心血著聊斋

蒲松龄，字留仙，别号柳泉居士，世称聊斋先生，自称异史氏，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；生于1640年6月5日，卒于1715年2月25日。

蒲松龄天资聪颖，19岁应童子试，接连考取县、府、道三个第一，名震一时。然而命运多舛，不喜八股文的蒲松龄此后屡试不第，直至71岁才成为岁贡生，每月可领取象征性的“退休金”。

蒲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距家约30公里的周村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。他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《聊斋志异》一直未能结集。到毕家任私塾先生后，读书创作的条件改观，有石隐园的美景，有万卷楼的藏书，再加上有毕家的支持，自此，他在业余时间把精力一股脑地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。

蒲松龄以毕生精力创作出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。诗坛领袖王渔洋在毕际友家见到蒲松龄，十分赏识，以为奇才；在借阅了蒲松龄创作的《聊斋志异》后，欣然题诗《戏题蒲生〈聊斋志异〉卷后》：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王渔洋以苏轼因反对变法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常与人谈论论鬼，要别人“姑妄言之”的典故，提示《聊斋志异》以传奇而志怪的特点，具有超现实的奇异性和虚幻性。又用李贺《秋来》诗“秋风鬼唱鲍家诗”，指明其“厌作人间语”，避开世间人事而托言鬼狐，喜讲鬼故事，道出聊斋故事取材的方式和寓意的真谛，这是极具眼光的鉴赏和评价。

蒲松龄则答以《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》：“志异成书共笑之，布袍萧索鬓如丝。十年颇得黄州意，冷雨寒灯夜话时。”述说了创作之艰，也表达对王渔洋给予的肯定和赞许的感激之情。

1766年，蒲松龄去世半个世纪，《聊斋志异》方刊刻行世，从此广为流传。

郭沫若先生曾为蒲松龄故居题联，赞誉蒲氏著作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

## 为避战乱，后人携稿闯关东

据《蒲松龄年谱》等史料记载，蒲松龄40岁始在周村西铺村毕际友家坐馆，那时《聊斋志异》已初步结集。《聊斋志异》定稿后，由于家境贫寒，无力付梓，只好珍藏在家。他虽视书稿为镇家之宝，可一些过从甚密的朋友求借，又不得不借，但恪守一条规矩——不借全稿，以保全手稿的安全。

蒲松龄48岁那年春天，结识了当时的大诗人王渔洋。那年夏天，王渔洋来信索阅《聊斋志异》。据淄川人王培荀《乡园旧忆录》记载：“《志异》未尽脱稿时，渔洋先生士袂按篇索阅，每阅一篇寄还，按名再索。”

据说《聊斋志异》定稿后，王渔洋曾欲以500两黄金的天价购买，蒲松龄坚拒。他还为家族立下规矩：“长支传书，

次支传画。”

按蒲松龄遗训，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由其长子蒲箬一支世代传存。为使后人传承代系清晰明确，他为子孙编制了谱系命名用字，共32世：“竹立一庭，上国人英，文章显业，忠厚家声，门多贤哲，代有公卿，庆延宗绪，万叶长荣。”

据齐鲁书社2018年9月出版的《聊斋锁议》（蒲松龄后裔蒲先和著）收录的回忆文章，梳理文献资料，参阅近年来媒体刊载有关报道，可对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流落东北的过程有个较详细的了解。

将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带到东北的，是蒲松龄八世族孙蒲价人。1863年，淄川城内爆发农民起义，硝烟四起。当时，蒲松龄长支后代手中的手稿，存放于蒲氏家祠中。后来，清军血洗刘德培的根据地淄城，这恰恰是蒲氏家祠所在地。蒲价人担心手稿等珍宝在战乱中遭遇不测，便携往关东。之后，他定居沈阳（时称奉天），以卜卦和代写文书为生。后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瀛。

## 军阀借阅，半部手稿无影踪

1894年，蒲英瀛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。依氏得知蒲英瀛藏有《聊斋志异》手稿而借阅，蒲无奈只得半部借之。依克唐阿未能如约璧还，致使该部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。原来，戊戌变法发生后，慈禧紧急调兵，依克唐阿奉命进京，因走得匆忙未交代手稿存于何处，进京后染急病于1899年不治身亡。由此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只剩“半部”。

1900年，蒲英瀛奉命镇守西丰县，家属随迁，半部手稿被带到西丰。蒲英瀛去世前将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。

蒲文珊曾任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。1931年，时任伪满洲国参议、奉天省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得知蒲文珊藏有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，便提出借阅。蒲文珊推辞不得，亲携手稿面见袁金铠，并拒绝了袁的重金收买。

袁金铠继而提出借书选印。蒲文珊觉得，选印祖上作品亦属好事，就答应了。为防不测，蒲再度亲带手稿赴奉天与袁金铠商议选印事宜。

当时，袁金铠运作成立了《聊斋志异》原稿审核委员会，蒲文珊任委员。蒲再三叮嘱妥善保存手稿，并将手稿暂存于奉天银行。然而，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选印一事被搁置。

1935年夏，局面稍稳，选印再度被提起。此项工程由东北各县及西丰县士绅出资，胶版影印，于同年9月出版。

当时袁金铠并未马上交还手稿。时隔五年，经蒲文珊多次催要，终将原稿索回。此后又有日本人和汉奸垂涎，以重金收买，蒲文珊不顾个人安危，以“手稿已送回山东”为托辞“而力拒之”。

## 苍天有灵，入藏东北图书馆

蒲文珊用红木匣精心存放半部手稿，平时秘不示人，子女也很少看到。就这样，蒲文珊将半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“雪藏”20多年。没想到在土改中，这半

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险被付之一炬。

1947年冬，西丰县解放。1948年初土改后期，农村刮起一股进城“挖浮财”风。蒲文珊家中的藏书被拉到农村。一天，时任西丰县人民政府秘书的刘伯涛到元宝沟村检查工作时，在农会旧书堆中发现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，村民正准备拿来引火用。刘伯涛小心地翻开书页，“聊斋志异”四字映入眼帘。他细心翻看，见两书用的都是早年竹制纸，毛笔字工整秀丽，并多处勾画删改，有的还加了眉批，越看越觉得非同一般。刘伯涛找来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《聊斋志异》影印本，仔细核对，发现不仅笔迹一致，且书内所选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两部《聊斋志异》。

1948年6月，已任西丰县长县的刘伯涛先后八次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。经蒲文珊辨认，从旧书堆里发现的手稿，就是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。

考虑到祖辈为保存手稿所经历的种种风险磨难，蒲文珊“为长久保障手稿的安全，光大祖德，慨然同意将手稿交由国家保管。同时，写了《聊斋原稿》和《聊斋流源考》两篇短文以供研究家参考。”（《聊斋锁议》）

1950年，蒲文珊将半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捐赠给人民政府——辽东省文化处，1951年春转交东北文化部。经专家鉴定确为真迹，系海内孤本，是极为珍贵的《聊斋志异》定稿本。

## 画像印章，暗合手稿流落地

在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故居的聊斋正房里，悬挂着一幅蒲松龄画像，长258厘米宽69厘米。这是蒲松龄74岁时，其四子蒲筠请江南画师朱湘麟绘制的。这也是蒲松龄留下的唯一据他本人容貌绘制的“写真”画像。

画像上方有蒲松龄亲笔题写的两个跋，前后共盖有六枚大小不一的印章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有些印章模糊不清，多年来一直未能辨认全部印文内容。蒲松龄第十三世孙蒲伟业，经多年潜心研究，查阅大量资料，遍访蒲学专家求证，终获重大突破，破译了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蒲松龄画像上的六枚印章。其中，蒲松龄亲笔题写的跋的末尾位置，盖的印章印文，恰是“奉天”两字。“奉天”，释义“遵从天意”。专家认为，此印或许是蒲松龄呕心沥血创作《聊斋志异》乃“遵从天意”的绝妙解读；如按地名来讲，恰是今天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最终栖身地——辽宁省沈阳市。查阅资料获悉，1657年，清朝以“奉天承运”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。1929年前，“沈阳”一直叫“奉天”。

沈阳（奉天）与淄博远隔千里，却成为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最终栖身地。蒲松龄画像上那枚不起眼的“奉天”印章，该不会是蒲老先生神鬼鬼使的“暗示”，蒲翁后人心领神会、铤而走险“接力”，《聊斋》手稿颠沛流离终归“奉天”——辽宁省图书馆的宿命吧！

来源：文汇报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是中国古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，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。目前，蒲翁故里的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正积极运作，期望通过仿真影印、原样复制的方式，把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原汁原味地“请回”老家淄博。

《聊斋》手稿的保存地缘何不在其诞生地山东省淄博市，而是保存在离淄博940公里之遥的东北辽宁省图书馆？



《聊斋》手稿与蒲松龄画像